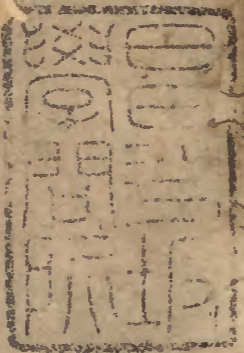


程氏遺書

十八

四



		九	漢
	一	二	書
	七	五	門
五	二	〇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函	九	漢	
	三	書	
	五		
九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59
冊數	5 ( 4 )
函號	298 144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劉元承手編

淺草文庫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

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

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

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

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

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

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

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

遺書卷十八 前二  
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  
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  
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

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

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

性本一作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

者樂曾有孝弟來趙本作幾曾有仁主於愛愛

孰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

此聖人闡幽明微之道只為子路以子糾之死

管仲不死為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

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

者便是仁也只為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

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孔子著意

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

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

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也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為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為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

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  
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  
為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  
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為一句是否曰不  
可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  
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歡洽為相與以無去  
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  
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

無首凶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比之有首尚  
懼無終既無首安得有終故曰無所終也比之  
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  
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  
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  
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  
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  
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

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  
見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  
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  
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  
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  
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  
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  
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為性性自在  
也賢所言見者事某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  
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  
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  
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

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為盜簿之責也豈得為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僕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人有實無事而氣益人者其氣稟一作稟有剛柔也故強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弦之戒正為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



善鑑哉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問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為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為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為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為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

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悞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  
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  
知識於著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一事或汎及他事莫是心不專  
吾曰心專怎生解及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却倒向西邊而  
邊扶起却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作卓立中途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  
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  
儒者之學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  
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  
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  
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  
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  
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  
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  
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

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  
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  
誠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  
得若不知只是觀却堯學佗行事無堯許多聰  
明睿智怎生得如佗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  
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  
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  
也親親也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

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  
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學者固當勉  
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  
非燭理明白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  
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  
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為  
虎所傷凶言及虎神色便變旁有數人見佗說  
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佗說了有畏懼  
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

象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  
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  
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  
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

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  
得佗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  
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  
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脩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  
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  
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  
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  
接人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  
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  
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  
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  
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  
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  
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  
之多則理多然人全在勉強也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  
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

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天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  
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  
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  
一也言學便以道謂志言人便以聖謂志自謂  
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耻不能之心如何曰人耻其不能而為  
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  
事耻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耻為士

者當知道已不知道可耻也為士者當博學已  
不博學一本無知道已下至此十九字可耻也  
耻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  
諱己之不能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  
學學是至廣大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為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君能不用意  
却另那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  
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

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  
勿助長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  
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  
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  
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徃徃有術常懷一箇  
欺人之心更那裏得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閭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

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安又何懼焉  
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  
涵養久則氣克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  
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  
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  
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  
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為變  
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

無物也鬼神之說只恁說與資雖會得

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

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

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入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

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

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

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

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

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

之時多親官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八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此乃謂劉質夫也

尹子曰嘗親聞

昔呂與叔嘗問為思慮分擾某答以但為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分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



朝廷主在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  
無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間則  
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  
進也然此亦大剛說固是自小以至大自脩身  
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  
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  
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為聖賢然  
其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

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佗自情性尚理會不得  
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  
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  
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  
可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  
質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  
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  
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

己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  
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  
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  
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  
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海之量江海之量亦  
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  
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  
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

一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  
入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  
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  
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救護更滿則  
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  
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  
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  
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  
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

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  
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  
符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  
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  
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  
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  
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  
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佗  
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  
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  
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

時因言少師典舉  
明道薦才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  
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  
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  
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

學書卷十  
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  
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  
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窮理便盡性才盡性  
便至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  
意言象數亦然

為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  
之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蹊轍及其造  
道一也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  
之其他皆通也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  
般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  
向嘗為之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  
不闊步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

是有定形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  
難然也人弗為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  
也此只是譬喻却無事大意却是在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  
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管窺天乍見得星斗粲  
爛便謂有所見喜不勝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  
者不以管見為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備可

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  
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  
已固可為親柰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若  
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  
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  
其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  
設非為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  
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  
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而得之然非義則不

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  
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  
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李何得之，須有命。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  
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  
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  
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  
下不為，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古人  
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  
如<sub>此</sub>等，則倣倣前人所為耳。於道鮮自得也。是  
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  
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佗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

陳本注云：伊川一日入嵩山，王佺已便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

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  
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  
人肯為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  
肯為。釋氏常言：庵中坐却見釋子，猶不肯為。况庵外事，莫是野狐精。

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曰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甚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跡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為高感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

礙觀第三事亭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為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佗處曰亦未得道佗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為佗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為輪回生死却為釋氏之辭善過纔窮著佗便道我不為這箇到了寫在策子上怎生遁得且指佗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悖却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  
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却自住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底自長減底自減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禮為障則



是已與理為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於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徃徃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賢人之知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却為佗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克得盡時

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  
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  
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是以知此如  
聖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  
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  
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  
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  
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

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  
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水與水精非不光  
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  
固有之又問或言人但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  
曰固是如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  
按皇極經世 猫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  
當作三十 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  
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  
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此之常人甚懸絕矣  
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  
日無事否佗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  
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  
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  
中堯夫曰堯夫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  
不得遷葬眾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佗蓋出外說

話佗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堯夫問有甚  
也州以佗人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而明  
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  
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  
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  
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  
不必學佗但燭理明自能知只如邵堯夫事佗  
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  
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

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所以一作  
生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以一作死所若不明得便雖  
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  
甚職事曰多為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謚  
井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  
曰若使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  
某當辨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  
之福與吏士之力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

衣人衣冠子厚以為然

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  
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  
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為  
敵智不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  
事使之辨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荆公勿使  
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佗當時因甚事說此語  
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  
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

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  
始末更切子細反覆推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  
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

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

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于天

體魄歸于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大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

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

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

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生是純氣為人繁斤

為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

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

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

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

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

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

遠處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

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  
而生者若腐草化為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  
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  
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  
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  
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為有情者有有情  
而化為無情者無情而化為有情者若楓樹化  
為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為無情者如望夫化為  
石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為老人形

之老人也豈便變為老人川中有蟬化為石

蟬化為百合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固有此理某在南

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

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

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

風便化為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

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

石立者皆呼為望夫如呼馬安牛頭之類天下同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

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  
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  
王為盛後世為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為盛幽  
厲平桓為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為盛天寶為衰  
以一歲則春夏為盛秋冬為衰以一月則上旬  
為盛下旬為衰以一日則寅卯為盛戌亥為衰  
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為盛五十以  
後為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  
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  
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  
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  
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  
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  
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  
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  
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  
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

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  
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  
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  
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咏以養其  
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  
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  
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  
為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

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此言甚是只為秉彜  
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  
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  
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  
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  
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概纔發便  
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



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  
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  
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  
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  
中節固是得中之時類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  
和也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  
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  
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  
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  
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  
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  
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  
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  
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

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曰固是然家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

閑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入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家作是難

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兩嘗患  
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  
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  
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  
物之過手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  
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纒充耳凡物之過者不  
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  
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

視勿聽勿著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  
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  
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  
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  
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問日中所不欲為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  
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  
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為心  
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

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為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死朕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存不固如揚子江宿浪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死於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作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政也者蒲盧也言化之易也螟蛉與螺贏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使能肖政之化人宜甚於蒲盧矣然蒲盧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成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

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手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異 張橫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 先生曰人遇不遇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

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  
又况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  
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為相而  
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如此之類皆命  
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  
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  
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  
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

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  
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  
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  
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  
至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  
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  
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  
於西却謂之流也

問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哀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哀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過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洶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無性安得情也

仁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

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于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平日故是也然却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佗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

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  
 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  
 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  
 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其義或曰  
 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侗曰聖人之言自  
 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  
 乎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

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聖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  
 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  
 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  
 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侗大  
 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來完廩又怎生  
 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  
 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



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其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

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相養也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為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

言義又言道體也義用

也就事二  
便言義

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  
知却因北宮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  
行曾子是明理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  
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  
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後何而生理只是發而  
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

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  
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

是得於已然後謂之德也

幣之未將之時已有  
恭敬非因幣帛而後

有恭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

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  
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  
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  
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  
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

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為氣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

是言性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語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它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

論其所與也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他佗說  
便不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  
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閔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  
以為輪直可以為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閔才  
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  
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  
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凶歲  
而暴豈才質之本然邪

問舍則止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  
纔主著事時先上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  
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  
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  
流於不善是放也

盡己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既盡己安有不誠盡己  
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  
有惻隱着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  
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着便不盡數如

一百缺一便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

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羅本以為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

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

是生事便說得塞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

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着力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

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

是深忍之思而不得然後為能說便好初學者

須是且為佗說不然非獨佗不曉亦止人好問

之心也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舜既

見象之特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

之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

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

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

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非不

得不盡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  
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  
佗不得况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  
知其欲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  
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  
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為  
天子安有是事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  
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

易後可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  
有過如待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  
大過也如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  
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脩  
佗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  
十以學易期以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  
無大過差若所謂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前此學  
易者甚  
衆其說多過聖人使弟子後  
其贊而後學之其過鮮也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

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

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鬪死然鬪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有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遁

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階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而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為不可獨行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為親圖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卧在地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旁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



此言亦在入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  
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  
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為親  
不在乃為人復讐甚非理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  
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  
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家難須是  
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  
身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

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無物來時便見是物  
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  
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  
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  
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  
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  
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作此亦  
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

一作學

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

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簣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

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

人父中之道

俯而就不肖者必跛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眾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理法而已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

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  
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  
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之人得天地  
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入理  
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  
皆聖人也

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空道殺  
之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

也言方其薄而死者亦死不死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  
足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  
人由之不知也行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  
曉也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  
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  
習而不察者只是飢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  
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

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食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問人有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為不可為也纔有所不為便可以為也若無所不為豈能有為邪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予人為義過予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予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為佗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  
順天為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在二者之上孟子  
子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為天民  
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  
不可知之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  
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  
同若到聖人更無差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  
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為大惟堯  
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若湯武雖

是事不同不知是聖人不是聖人或曰可以湯  
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志如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雖得天下不為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一作皆  
為得若非聖人亦是亞聖一等人也若文王則  
公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  
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間言之事又却別有一  
箇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及其成功  
一也

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註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

乎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  
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  
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  
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  
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  
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  
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  
一毛利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  
異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家難  
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  
家則廳中非中而堂中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  
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  
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  
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為緩之世為中若居陋  
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  
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  
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

矣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  
曰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  
邪曰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身之言履之也反之言歸於正身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  
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  
然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如顏子便不  
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

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  
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舉措甚  
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  
窮今人以彼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  
照以言其容光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  
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

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  
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  
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  
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  
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  
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即有顏如渥丹者其貌  
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  
曰其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

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復是不知  
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  
者又不敢有為曰非特不敢為又有多少畏恐  
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  
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天道甚大安可以一  
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夭跖何為而  
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  
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  
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  
故者以利為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  
只是順天下只有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  
般只為後人趨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  
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害道  
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  
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倚子人坐此便安是利  
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溫暖無所不為  
然後奪之於君奪之於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  
只是一箇利只為人用得別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道而悠悠  
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  
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  
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  
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天天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天天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令人不急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為之曰只此兩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感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感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感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感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令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

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為一人為之則鬼神亦勞

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則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

若推其所為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

却為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

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

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伯

夷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

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

不食其食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

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一作三年矣安得父死不

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

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

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

人不忍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

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他成列圖箇甚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米之事甚好  
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醜人底人然  
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  
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  
須求所以勝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  
國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陬陬亦  
問這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  
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

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  
信囊沙壅水之類可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  
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間  
謀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問冉子為子華請粟而與之少原思為之宰則與  
之多其意如何曰原思為宰宰必受祿祿自有  
常數故不得而辭子華使於齊師使弟子不當  
有所請冉子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佗理  
會不得又請益再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

拒佗冉子終不喻也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未  
可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他說信一句言語  
自是仕有餘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實也如由  
也志欲為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求  
也欲為小邦孔子止曰可使為之宰之類由求  
之徒豈止如此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為之也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言諱君之惡是否  
曰是何以歸過於已也曰非是掃過於已此富  
却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娶同姓之事去問  
是知禮不知禮却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  
一箇不言而已若說道我為諱君之惡不可也  
又不成却以娶同姓為禮亦不可也只可道丘  
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  
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  
不覺被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  
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

往來由之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脩墓曰所以不脩墓者欲初為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為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友脩廬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為之不堅固可知然脩之亦何害聖人言不脩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何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曰請諸君細思之曰先儒有變文後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謂之君子野人也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先進也蓋當時文弊已甚故仲尼欲救之云爾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為達

曰此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足達了人所  
以不下人者只為不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  
觀色非明達而何又問子張之問達如何曰子  
張之意以人知為達纔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  
須理會子張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  
曰矣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  
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  
失之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  
多為名之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

一也今市井間巷之人却不為名為名而學者  
志於名而是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  
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  
餘廢聞四馳大抵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  
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  
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  
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問在那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  
曰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

遺書卷六  
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  
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  
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  
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  
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為後人附會亂却如魏  
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  
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謂董常曰樂天知  
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  
且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  
後人附會適所以為贅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之知邪  
是民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  
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  
聖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  
此是聖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  
使民知豈聖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  
某嘗與謝景溫說此二句作爭道朝三暮四之  
術亦不可無聖人亦時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說



聖人順人情處亦有之豈有為朝三暮四之術

哉

謝景溫一作趙景平

問為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他人不可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洪尚切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迫此二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期月而已可也者謂

紀綱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為也又問孔子言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于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成者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

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  
為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然言不吝未足以言  
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  
吝何如則是曰吝吝嗇也且欲嗇上看便見得  
吝嗇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  
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  
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矣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周公  
公之德則不可下驕吝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  
吝亦不可也

仲尼當周衰轍還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  
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  
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為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義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  
志孟子便說許多氣象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  
莫不愧耻人之未知學者自是以為無缺及既

知學及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后世之言無之不為缺有之徒為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中庸之言其味無窮極索玩味

中庸之六四樽酒簋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

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殺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佗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之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殺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

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  
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左  
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為質焉夫太后  
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  
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  
坤位西南言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為之地  
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  
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

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  
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  
皆用而身無為乎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  
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  
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  
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  
脂只是為陰物天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  
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  
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

尾先垂向下纜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為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之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曰何以見曰如木之生根既長大根却無處去曰克也曰既克則是土化為木矣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無土不得木得土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時某以為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

佗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  
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為一  
物某道是五物既譚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  
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  
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為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  
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顛卦  
之序皆有美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  
變也以下來

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  
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為義  
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  
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  
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  
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  
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  
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

不可欺也曰如揚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  
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  
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  
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  
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  
至目前可見然後為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  
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纒仁便壽纒鄙便夭  
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  
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  
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  
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  
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  
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  
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  
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  
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

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  
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  
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  
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  
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  
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  
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

認一作人性性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

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  
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  
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  
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  
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  
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  
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  
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



固言禮樂不在王帛鐘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  
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  
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禮又問禮莫  
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  
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  
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  
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  
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

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謂曰固是  
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曰一生  
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如使可為  
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中庸言不  
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  
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  
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為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  
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  
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  
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  
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  
也何以言至曰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至細上  
文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愚無知者也猶且能  
知乃若微細之事豈可責聖人能盡聖人固有  
所不能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處

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  
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曰書稱  
召公不說何也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曾道召公  
疑佗來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  
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  
公作君奭此已上是孔子說也且召公初升為  
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爾但看此

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為成王爾成王然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作甚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却其詩云荀子書猶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又釋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

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世初文或疑其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豈更問命邪

或問人有謂周公營洛則成王既遷矣或言平王東遷非也周公雖聖其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我之禰乎是說然否曰詩中自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何更疑也周公只是為犬戎與鎬京相逼知其後必有患故營洛也

問高宗得傳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  
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乎曰此是得賢之  
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  
忘故朕非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  
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  
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  
求傳說邪傳說來入高宗夢邪曰高宗只是思  
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佗感亦非此往亦非彼  
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  
物來入鏡也夫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  
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  
問或言高宗於傳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  
矣恐羣臣未信故托夢卜以神之曰此偽也聖  
人豈偽乎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為不能化商均曰所  
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己與不至大惡也  
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  
均非能如己爾亦未嘗有大惡夫抵五帝官天

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  
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  
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  
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  
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  
在堯之時未嘗為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  
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  
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

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為惡亦賴以為用  
納於天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錄萬機之  
意若司馬遷謂紂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于  
山麓邪此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  
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  
放勳為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為放勳曰也  
若以堯號放勳則臯陶當號之迪禹曰文命下  
言敷於四海有甚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  
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  
自仲尼後一作漢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  
之德皆以為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  
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  
色以為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  
是配了便何別求淑女以為配淫其色乃男子  
事后妃怎生曾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  
數遍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

著樂得淑女之類是作關雎詩人之意否曰是  
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  
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害之心  
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  
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  
逮下之類皆為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  
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  
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  
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

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  
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  
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却煞錯  
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  
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  
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  
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  
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  
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為文王詩蓋其中有文王

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仁  
之者文王是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  
失之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若關雎  
則止乎禮義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則思之  
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  
乎禮義故不至乎傷則其思也其亦異乎常人  
之思也矣

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興兄弟之意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為遠君子之道本諸  
身發諸心豈遠乎哉

問周禮有復讐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  
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  
殺之此復讐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  
不自訴官而佗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  
可也問避讐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  
使避之也

問周禮之書有記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  
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  
盟有誣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世  
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為政者因人  
情而用之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  
家制作皆周公為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  
義也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  
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



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紀侯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于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紀侯大名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傍會不可謂全善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

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招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禁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數無窮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

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  
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  
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  
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  
隣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後  
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  
毫釐繆以千里揚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

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  
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  
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  
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  
及楊墨揚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揚  
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  
過也

韓退之作姜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  
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為文所得慶喜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原性等文皆一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

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

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何也曰漢之經術

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為事且如解堯典二字

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

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為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

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入近儒者氣象大

毛公董仲舒楊雄 本朝經術家盛只近二三

十年來論議專一使人更不致思

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  
乃引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矣且  
高祖與羣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非至  
誠樂願為之臣也如王諸呂時責佗死節佗豈  
肯死

周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既知  
為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  
之何已為將乃問士卒豈不繆哉嘗誅王諸呂  
時非陳平為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灞橋

曰願請問此豈請問時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  
東守行縣至降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  
何為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  
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  
祖爾秦滅韓張良為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  
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  
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為高祖  
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遊是

不願為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槌擊殺秦王其計不已踈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鐵槌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為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

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尔曰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

殺之當說皆未是據更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  
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  
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  
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  
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  
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  
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  
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繞說權便是變詐  
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  
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  
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  
未可與權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  
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不起  
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  
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弟有間否曰聖人立法  
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  
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

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  
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  
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  
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  
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  
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  
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  
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聖人自

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  
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己之子  
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邪若孔子  
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  
子為避嫌則大不是而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為  
况聖人乎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  
典墳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  
氣移換名目便做千百樣亦得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為之若是先王之時聖  
道既明人不敢為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  
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  
以私知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  
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云云豈非盜天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求  
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  
詐者上去如行欲取之類必然老子之後有申韓

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  
蘇秦張儀則更是去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  
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押闔押闔既動然後用  
鈞鉗鈞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  
鬼谷試之為張儀說所動如入卷中然其學甚  
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  
也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  
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



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之而已  
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  
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詞三君  
憂之時也七年為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  
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  
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之受皆不能無過一作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  
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入  
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

樂則安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借使功  
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人臣而不  
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  
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事蓋曰子之  
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  
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  
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  
之人民也以君以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  
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

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  
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  
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為也故賜以婦人  
所不得用之禮樂若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  
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  
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  
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  
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為之功非  
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  
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  
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  
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  
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  
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  
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  
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  
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

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  
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  
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  
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  
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  
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  
萬目舉 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之盡舉因

推世可知遂  
此數端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

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對堯遭洪水  
使禹治之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  
孫弘大是姦人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耶曰國人  
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  
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怨  
釋否曰固是衆人怨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  
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  
冤而致雨也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  
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  
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  
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  
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為之作惡  
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  
人種蕎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  
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  
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

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  
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  
出惟鐵無火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  
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持木也蓋天  
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雨木冰上溫而下冷殞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溫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為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

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于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為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即為露甚氣即為霜如言露結為霜非也

電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沴氣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雖不為災沴氣自在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脩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朵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恠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

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此朕之先應亦有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在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而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顏氏得心齊此詩甚好古之學

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只一作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兼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之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真曾寄藥來其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必為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刀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

行然大抵只是為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  
有是句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  
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  
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  
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  
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  
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  
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

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  
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  
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為學者不能辨別  
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為無入  
識則不知孰為泥沙孰為珠玉也聖人文章自  
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  
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  
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  
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某舊曾修

六禮冠昏喪祭將就後被名遂罷今更一二年

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

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

故害義理者每月朔必薦新如仲春薦四時祭

用仲月用仲月物成也古者天子時祭之外更

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立春祭先祖季秋

祭禰侂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

始一作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一作也祭始祖無

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

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

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坐一云二位異常

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旁親有後

者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為叔伯父之後凡

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

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葬亦惟

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葬甚忌日必遷主出祭

於正寢正堂也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

同享也於正寢可以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於

廟庶人無廟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

可立影堂廟必有主既桃當埋於所葬處如奉祀

其大略如此且如豺獾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

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

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

食薦數則瀆必因告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

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

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

之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却用

九奠以禮有九獻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

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

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

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在傾

或問今拜掃之禮何據曰此理古無但緣習俗然

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實也一墓只是藏體魄

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三日必見其所為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

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為男尸女為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為尸者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能為尸者亦非尋常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子弟強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

父老便能率子弟後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  
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後之只有一箇  
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亂也若無法以  
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  
從根直上一幹如大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  
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  
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  
宗法

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

子為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  
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為大  
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  
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為小宗此  
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  
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  
是禰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  
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

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  
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  
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  
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  
父為伯叔大無義理呼為伯父叔父者言事之  
之禮與父同也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柰何曰但當起敬  
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

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  
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  
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  
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  
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備身刑家寔急  
纔備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  
姑叱狗蒸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  
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

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蓋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詩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婚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恐偽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為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  
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  
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  
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  
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  
無貴賤故拜於堂下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  
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問娣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

也此說不是娣與叔且遠嫌姑與娣何嫌之有

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

屬乎子道者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

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

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

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

其妻此故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今之有服亦

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

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愬然無事

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隣里  
之喪尚春不相不巷歌匍匐救之况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  
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可謂之從服也從夫  
與夫同奉几筵而報服若姑之子為舅之子服  
已不可獨無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為母而推則及  
舅而止若為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  
無服却為既與姑之子為服姑之子須當報之  
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八歲為下殤十四為中殤十九為上殤七歲以下  
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  
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  
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  
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  
凡此皆以義起也  
問女既嫁而為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  
家事佗舅姑安得伸己之私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家是大事今有璞玉於



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  
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  
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  
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  
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  
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柰何  
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佗却識  
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  
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佗商量

陳本止此以下  
八段別本所增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  
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  
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  
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  
為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  
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  
上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  
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  
不同

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佗須看  
莊子為佗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  
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  
出身處如東漢之末尚節行尚節行太甚須有  
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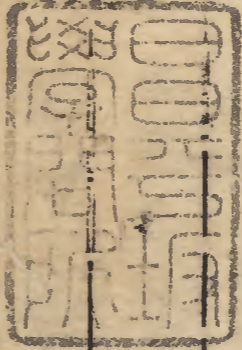
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祲之義古太史既

有此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  
曾與不曾看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  
靈臺之書須十去八九乃可行也今曆法甚好  
其佗禁忌之書如葬埋婚嫁之類極有害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之  
所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為民極極之為物中而能高  
者也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肢成章

之謂也

予官吉之永豐簿公檄至臨川見劉元承  
之子縣丞咸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語蒙  
示以元承手編伏讀歎仰因乞傳以歸建  
炎元年十月晦日菴山陳淵謹書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八

文淵閣

文淵閣

